

高東溪集

辛巳冬得之琉璃敬光裕堂甲申
春日重裝



高東溪文集叙



東溪高氏奮自南服值宋中



難佐國如累卵始以太學生

上書言

國事觸諱息冒斧鉞頻懇不休

忠肝義膽已畢露於未仕之先矣既

任職居官時與長上爭可否不為

苟從典學慮因賑荒所在流惠澤民

攀轍願留不可得豈苟食人祿者哉

六篇時議簡在帝心一忤權錯遂沉
卑仕始以不祠秦父受摶撫中以羞
見權臣被搏執卒以譏詛去官蓋在
南宋始終以秦檜壞事東溪始終與
秦為仇敵雖屢徑摧折顛沛流離魯
不肯稍強顏于秦以安其身志士仁
人忠在家國恨不能斷賊臣頭以甘
心魯一身之利害之恤耶舜陟取媚

太師覲躋通顯迄矣弗逮人而自及
天道昭々庸非永鑒夫子忠義出諸
肺腑殆不以隱顯死生易志慮君子
曰無所為而為善覩其謫居授徒家
事一不分意拳々為唯國之恤臨卒
所言猶不忘天下其生乎槩可知矣
所著有東溪集行世予讀其傳見其
為人心竊慕焉往得其集於留都思

刻之其鄉以語漳節旌黃子以方曰
我責也取歸刻之以方失得不動心
在官必行其志如其人斯集之刻詎
偶然也與哉自夫子沒後二十年丞
相梁克家漳守何萬上之朝復其官
後五十年守朱文公燾奏贈其官今
三百年後節推又刻其遺文古之居
子偃蹇於一時迄伸于百世槩若是
孰謂善不可為哉孰謂善不可為哉
嘉靖丙戌孟冬朔日次崖病夫林希
元書

茂 次崖 復修
貞 居士 山堂

高東溪先生文集目錄
書

上淵聖皇帝第一書

第二書

第三書

第四書

第五書

上皇帝書 紹興八年

序時議

上書乞納官贖罪歸葬親

詩



還山招陳希韓

偕學子遊都嶠有叙

歸途歎

自歎

思歸

似春閣

留別

冒寒行風雨有感

陳少陽贈官

杜門

七夕

夢遊故山

送元大

辭餽金有序

水漲謝邑宰送米

中秋對月

臨別示子姪

乞米

覓蠹椽

小 欲歸

立夏道中

言懷

九日

病中雜興八首

卷之下

記

象州樂賢堂記

論

窮論

忠辯

小人

幕客

說

命諸子名字

戴慥名字

三賢守不負敵

春秋威公不書王

封禪

史記叙教熊羆貅貙虎以戰事

堯不去四凶

史記湯祝網

贊

東坡像贊

鄧正賢像贊

洗仁傑為祖雲翌寫真

自寫真贊

又

銘

耶筒

方竹杖

慎獨齋

祖雲翌思誠齋

李生晞顏齋

紹興甲子得鄭公介夫硯銘

遺諸子硯

朱黃双硯

行硯

塚銘

先生深衣帶史邦彥隸

先生与史簡云近作深衣銘欲書諸紳幸以十六字寵貴之如佩長者之訓也

祖中庸 黃州人

李希旦 辰州人

姜岩 漳州人

長子扶

李恪 雄州人

羅述 容州人

倬 賀州人

盧大榮 容州人

祖南紀 黃州人

李年 大明府

李飛英

趙善謨

蔣奎 泉州人丞相頤之孫

箴

言箴

容州索告勅

詞

多麗

阮郎歸 過武仙縣謁計宰不遇作此寄之

驀山溪 容州病起作

行香子

渙家傲 紹興甲子潮州考官作

好事近 黃義卿畫帶霜竹

再和餞別

又和紀別

浪淘沙

王宰母生日

西江月

南歌子

好事近

啟

謝賀州張守

謝李察院

附錄

朱文公奏狀乞褒錄高東溪忠義

東溪高先生祠記

東溪先生言行錄

漳郡志高東溪先生傳

東溪先生文集目錄終

高東溪先生文集

次厓閩銀同林希元茂貞編
卓峯江金谿黃直以方校正

上淵聖皇帝第壹書

二月十六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于

皇帝陛下臣竊愚不識忌諱以一布衣之賤論宰相
非才敢與策命大臣爭曲直臣罪當萬死然臣所以
奮不顧死為陛下言者正以宗社存亡在茲一舉從
臣保祿位不肯為陛下言諫官為權勢不敢為陛下
言士庶冤憤望闕号呼又從而誣之以為起變亂之
禍是陛下聰明已為姦邪所蔽陛下謂能去小人臣
知小人日進而得志陛下謂能用君子臣知君子日

退而遁身陛下謂能脩法度臣知政事日以委靡陛下
下謂能安黎庶臣知百姓日以怨咨臣知中國之土
地日以侵削臣知四夷之桀獠日以盛強臣知祖宗
數百年之基業必傾覆于陛下之手臣不勝痛哭臣
不勝痛哭今在位食祿者既皆不為陛下扶顛持危
而臣欲以臣之策障江河之流可謂不自量已臣
念蒙被教養十年于茲僅上隨逐群隊緘默而去是
臣重負陛下臣寔不敢愛死臣于今日十二日伏覲
黃榜揭示樞密使吳敏劄于洗雪前宰相李邦彥無
辜事再欲優加恩禮以起邦彥臣見道路往來之人
間有竊笑者有歎息者有揮涕者無不飲恨而去已
而次日復聞以吳敏為少師張邦昌以前宰相執出使

不問有識無識萬口一辭咸曰又如是竊惟陛下自
東宮即皇帝位天下之人本以堯舜望陛下意陛下
必舉十六相去四凶如堯舜所以為民興除大利害
者無何踐祚之始兵革攘擾朝廷政事一切未暇議
人翹首拭目以待事息而覩維新之政大早望電
莫此為急奈何陛下首納敏黨與之言且以布告中
外意在復用邦彥而又以敏邦昌為相是陛下大失
天下之望臣恐人心是此離矣夫邦彥等姦邪閭閻
細人能言之臣不復縷條冒瀆天聽祇以太上皇處
之政府如是其久坐視天下安危猶越人視秦人之
肥瘠引小人而加膝擠君子於深淵綱紀紊亂民庶
愁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昨日之禍

上皇引咎歸己遜位陛下蒼皇南幸不獲寧居主辱
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余且偃然自恣尚欲朋比為姦
蒙蔽天日傳曰觀近臣以其所主以敏之力主邦彥
則敏亦一邦彥耳使敏而有識知邦彥之姦邪是敏
欺陛下是敏之大不忠其罪又非邦彥比敏自策命
一事以後不能有所建明人猶以守正之士期之令
而如之則敏之一日一旦掃地然陛下從敏所請天
二句恐有脫誤
下之人不惟歸罪于敏且以陛下為不明之君臣故
恐夫失天下之望人心自此離矣陛下若以敏有策
立之功寵之上相是陛下報一己之私恩而不以宗
廟社稷為念也陛下胡不虛相位以待賢者之來如
徐處仁如唐恪如馮澥如黃琮如黃次山如祖秀實

大可以處之政府小可以列之諫垣凡令侍從左右
近臣亦皆知此數人才德然不肯為陛下引用者恐
其獲用不利於己耳陛下能聽臣言乞賜俯詢侍從
彼雖嫉之如仇然亦不敢厚誣以為全無能也詢黃
琮則於曾蒞福建任者不然則凡福建人皆知之詢
馮澥則於曾蒞四川任者不然則凡四川人皆知之
黃次山祖秀實則賢閎素所推服不患不知如徐處
仁唐恪果已見其設施矣臣意陛下在東宮時亦嘗
與有識者評裁當世人物甲可乙否素已若白黑於
胸中若此數人固當不次擢用前之數輩宜陛下平
昔之所切齒者今反顛倒如是蓋當正始之際何乃
遽為姦人昏惑一至于此耶臣前日見陛下追贈司

馬光范仲淹張商英以三公之爵私竊自喜謂于往
昔者猶爾忻慕况來今乎然自今觀之則知陛下雖
得光等亦不能用也夫以一李綱在陛下左右陛下
諳悉其忠誠尚不能篤意委任而况踈遠之人一為
奸人沮毀陛下其肯信之哉邦彥邦昌敏等陛下付
以鈞衡使之升黜人才則他日援引而進者亦皆此
徒也列于庶位果得後人而用之乎臣聞賢而有識
者皆以宗社之存亡卜於陛下之置相今置相止于
邦彥邦昌敏等則是存亡已判矣此臣所以激切而
奔告於陛下也臣又聞金人攻圍都城之日群姦力
沮种師道李綱之謀割二祖陵寢之地以啖之國人
聞者無不垂涕既而相謂曰廣地不若廣德強兵不

若強民以吾君之仁聖銳意治道必能任用君子黜
退小人脩奉政事撫綏黎庶雖無三閔猶可治也異
日百蠻向風四夷效順復中國之境土殆有可期奈
何事息之後小人之勢愈熾而君子之道冷猶灰燼
觀望陛下之意惟取一二法度而更張之不能度時
之宜適以遺害天下雖日務行姑息之政臣恐勿孚
于民而民不之懷也政恐宗社之不復福在於夷狄
而不在于陛下善乎蘇軾之言曰用君子如植嘉禾
封培之甚難而去之甚易用小人如長惡草不種自
生去之復蕃以言小人之易見信任而君子之易見
踈遠也昔漢元帝承宣帝之後好賢不堅惡惡不著
知蕭望之周堪張猛之為賢任之且貳而勿專知弘

恭石顯之為惡去之且疑而勿決卒為小人道長而高祖之業自此以哀夫元帝永宣帝之後猶有況陛下承此哀弊之餘必欲振起中興之業不能拔擢四方之君子不能斥逐在朝之小人日為此輩昏惑臣恐宗社傾覆而陛下猶不知也臣於被時雖欲為陛下言之已無及矣臣老母年六十餘別無兄弟侍養而臣又不沾陛下命之寵偷活歸畊於勢當然而乃不避斧鉞願効愚忠者今日之事存亡所係萬一陛下肯聽臣言則我祖宗基業可以永保無窮而臣雖殺身破家果已無恨已臣素不喜文章詞不足以明意臣自知戇愚罪當萬死臣不勝俯伏流涕待罪之至不宣臣百拜

第二書

二月二十二日

第三書

三月初一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聞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臣坐竊國家廩儲十有餘年於此矣義效死以報陛下臣于二月十六日曾詣登聞檢院上書論列李邦彥張邦昌吳敏姦邪等事待罪旬日不蒙賜報又于二十二日上書獨論敏不可為相事書至再上繼亦無報臣竊疑之果陛下之聖明耶即宜奪敏權要若陛下之昏庸也亦當賜臣誅戮且敏之用與不用臣言之聽與不聽陛下之聖明與昏庸宗社之存亡實係于此臣所

以曉夕皇皇不敢愛死再竭愚衷而卜于陛下也臣
請極言之商太甲之始即位也不明于德賴一伊尹
而卒能中興唐明皇之始即位也勵精求治相一李
林甫而終致禍亂今陛下始即寶位有太甲之不明
而朝無阿衡昧明皇之有初而遽相林甫臣不勝為
宗廟社稷痛哭人常以古為鑑而陛下不能以今為
鑑則其不明莫甚也臣所以懇切為陛下言民心復
離之說者前此太上皇朝此曹曹皆列侍從不能有所
糾拂逢君之惡結怨天下故睦賊一匹夫耳奮臂一
呼閭閻細民有尊之為方佛者有尊之為方聖人者
則其民之心離可知矣然是時民心雖離且不至于
敗亡者民猶有所屬望耳又比金人入寇直比都城
居民惶懼歆就死無所凡在位食祿者輒先衆人而
遁則其民心之離又可知矣然是時民心雖離亦不
至于敗亡者民猶有所屬望耳蓋為陛下在東宮十
有餘年民心之所屬望者久矣意陛下龍飛克露大
澤舉天下一洗而新之以慰雲霓之急奈何陛下不
以前日禍亂為監而乃以民心所痛憤者列之上位
雖日務行姑息之政臣思人心不屬自此復離矣且
昔者離心猶有屬望今既失所素望矣一旦中原有
變如睦賊之奮臂者夷狄犯邊如金人之深入者陛
下獨能守此祖宗廟社稷否此曹計亦先衆人而
遁也陛下何至拂億兆黎庶之公願犯一二大臣之
私恩不以宗廟社稷為念也陛下雖無太甲之歆敗

度縱敗禮而賢否莫辨治亂不明其不分有甚焉今日之事不可少緩伏願陛下早回聖志即罷敏邦昌為相兼斥逐趙野李稅王孝迪王時雍之後凡在上皇朝久居侍從而無所遷黜者皆不忠之臣也仍乞速望徐處仁以上相之位待之處仁天下謂之小張官即所為商菜也臣前書乞召唐恪馮澥黃琮黃次山祖秀實今亦望加大用且以播告四方一新斯民之耳目然後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可以大有為于天下矣不然則兵革方興敗亡無日臣亦不知其為死所矣陛下必以臣為狂妄觸犯君上凌訕大臣賜臣斬首于市猶愈死于亂兵之手臣不勝激切俯伏流涕待罪之至臣登百拜

第四書

三月二十二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獻書
皇帝陛下臣先于二月十六日嘗詣闕聞檢院論列李邦彥張邦昌吳敏不可為相事乞逐趙野李稅王孝迪王時雍之徒拔擢徐處仁等既而書之上七日不蒙睿斷施行臣恐陛下復為奸邪蔽欺曉夜皇寢食都廢遂于二十二日再詣檢院獨論吳敏庸邪事伏乞與趙野等例行竄黜兼速召處仁以下六人既而書之上九日又不蒙睿斷施行臣于是時五內傷割幾欲自斃誓以微軀力回聖志故三月一日臣所上書詞意鯁許自分罪當萬死而陛下察臣知區區之誠不能自違坐蠹太倉臣寔愧恥方當南下之

計遽聞和彥和昌各與遠郡而稅野考迪繼出斥之
處仁正台司格列政府解職諫諍臣之所言偶符十
八臣不勝自喜自慰然臣猶疑陛下未可謂不二不
疑者所可棄二人而陛下不忍棄所可用三人而陛
下不肯用吳敏庸和尚居宰輔時雍奸佞猶尹開封
黃琮方正卒于與小郡次山劄介錄事學宮秀寔學行
優純得一博士而猶罷去謂陛下謹惜名器耶何敏
時雍可措而不措也謂陛下任用賢才耶何琮次山
秀寔可用而不用也臣疑餘風未殄尚有蔽賢援党
之人而陛下不知也陛下意敏等雖不即罷未害于
事琮等雖不即用未益于事臣甚已為不然陛下知
士民紛：危疑之論乎他時害事未必不由此曹而

出力以當此者未必不由環等願早圖之毋貽日
後悔也臣論士民紛：危疑之論者臣于今月十九
日剽聞行道之人日相謂曰官家欲啓宣德門迎皇
太后共聽政事臣時聞之笑與同行者語謂自堯舜
三代以自漢晉隋唐而下閱古無之豈我祖宗積累
數百年而一旦生此亂亡之事哉臣堅不肯聽而衆
心猶疑未解越翼日偶得賊方員外郎龔瑞劄于臣
始驚愕讀未終篇而竟鬼幾去体矣噫此事果有之
耶抑有妄傳以陷學校者耶臣意必無此也若果有
之是安得此也其出于陛下之意耶將奸人造端以
致亂耶出于陛下之意是陛下不曾讀書古不曾求
古道不知所謂宗廟不知所謂社稷不知所謂天下

而輕舉妄動也舉朝之臣皆有罪若出于太后之意則是上皇之意也臣不復言矣云云昨日道路之說一行龔端之書一出士民之心不勝冤恨皆願効死于闕前以爭今日之事嗚呼戒之謹之毋輕奉妄動也或者又曰陛下大賢仁孝昨日之事乃謙遜也此亦唐肅宗故事臣切以為不然肅宗之事與陛下事迥異耳肅宗治兵靈武自立為帝今陛下親受詔旨代即空位天意人心允歸陛下又何遜之云乎萬一陛下果有此意而上皇太后未能息心臣恐禍稔蕭牆奸生幃幄殆非宗廟社稷之福也臣愚伏願陛下乾綱早決無所牽制以天下生民為心臣不勝幸甚臣以一布衣言及此事臣罪當萬死臣無任伏地泣涕以待斧鉞之至不宣臣登百拜

第五書

五月十一日漳州進士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自今年二月以來數封章痛切為陛下陳存亡大計臣憊愚無所隱避忤陛下多矣賴陛下天地涵容不忍遽賜誅戮臣當守不緘默務全腰領今乃不自適哉復以瞽言干冒天威臣知陛下必怒臣言而臣亦不敢逃死臣觀今日之勢審如賈誼所謂積薪火已及燃矣故臣復願惟體膚煖毛髮持杯水以進焉臣知陛下必怒臣言者臣以陛下不能受盡言故也云云厥今天下之勢姑曰火已及燃矣過此而不救則不積薪之比直猶燎鴻毛于爐炭之上

果何所有哉臣非敢妄為危言恐動陛下理勢昭然
頌人不察耳云云臣乞陛下先罷吳敏為相臣當維
有所陳陛下若以書生高談臣已無愧於心矣亦無
負國家十年教養矣願陛下以社稷生靈為念毋忽
臣無任俯伏流涕之至不宣臣登百拜

上皇帝書

紹興八年

臣聞富家祖宗辛勤積累衣履一絲食惜一粒以致
家道之肥而遺其子孫子孫生則見田疇之富牛羊
之蓄金帛之多第宅之雄故用度隨以奢大歲時享
祀男女婚嫁賓客宴會鄉里饋遺各有其儀不可得
而約也不如是不足以稱所有故也無何相倚之而
衰乘之成于百年壞于一朝向之田疇鬻之無幾矣

向之牛羊散之無幾矣向之金帛費之無幾矣向之
第宅破敝頽倒可以支吾又無幾矣水火盜賊迫逐
遷徙靡遑寧居比向之富貴安逸固相萬：而享祀
婚嫁宴會餽遺其儀尚存雖竭力營辦務為可現臣
知家道索矣嗚呼賢子若孫為起家計則如之何當
念祖先積累之勤而壞之如此其易視今所入與向
孰多視今患難孰與向之無事一切削去常儀粗糲
是甘擲沐為勞夫課奴耕婦勤婢織閔：焉望其成
聚始有則曰苟合少有則曰苟全富有則曰苟美田
疇旋復墜闢牛羊旋復字育金帛旋復蓄藏第宅復
旋修創其能復祖宗之業而與其家無他懲所損而
勉所益耳恭惟

藝祖太宗致王業之艱難如富家積累以遺子孫列
聖紹服治享隆平禮文備舉如富家子孫見榮盛而
處安逸用度稱之曾未為過宣平之末禍生強虜邀
我兩宮驅我人民據我土地如富家哀替田宅射蓄
所存無幾賢子若孫為起家計允屬陛下伏自陛下
即位以來視時之宜以因以革雖隨事裁損然政事
之大宜罷行者相臣于今幾中易矣類多持苟且之
心行姑息之政噫使人懲晁氏之危孰與安劉氏哉
主威不振國命益微因循委靡日復一日臣恐中興
之期尚勞宸慮正如家道哀替一或有所減約則恐
家人減獲不厭所欲而生怨歎之心如欲為起家
計亦難矣云云

序時議六篇

臣聞不樂因循而憚改作然後可與有為不喜軟熟
而忌切直然後可與盡忠故古人之事君也量而後
入仰惟陛下躬新庶政謙受讒言宵旰皇、惟恐宿
弊之未盡除而下情之未上達此微臣得以竭其愚
而不知其他也臣觀政治之大方今懷急者不過曰
賢才未用國計未足曰兆庶未寧賢才未用有蔽主
者焉二府容具位之臣盈廷多罔上之議是也作蔽
主上下篇財計未足有蠹國者焉太倉耗冗食之兵
良田賸遊手之民是也作蠹國上下篇兆庶未寧有
害民者焉冗官起貪殘之念募役長戕賊之奸是也
作害民上下篇論蔽主期以寤主論蠹國期以益國

論害民期以安民惟陛下不以人廢言非獨微臣之
幸寔社稷天下之幸也

上書乞納官贖罪歸葬親

臣聞勞苦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而窮及本人之
情也臣母死船中倉皇遭捕勞苦疾痛可謂極矣
以萬里倍道自縛詣闕大其聲而疾呼仰惟
皇帝陛下天聰九有于育群生伏冀聞聲重慈許臣
納官自贖歸掩其親則人無憾于喪死王道之大寔
始于此伏念臣備數支邑謹廉勤公仁之守奉以周
旋亦既二年民頗悅之父老係路投牒請留區、積
誠粗有可紀惟是風俗未淳正以豪強為害懲一勸
百大快神人之憤禍由惡積邂逅致死攸同究覈別
無非理會恩原結具聞于朝緣臣稟賦不厚矯揉難
勝終坐真情取怒上芴洗垢百端無瑕可指輒援前
事易臣貳令臣母年八十病勢危篤曰丐尋醫尋欲
母診病東粵未得母報間遽不幸死非其所臣哀號
顛絕莫知稟待迤邐扶喪 即海道怒臣者特為已
甚効以擅去得旨根勘捕臣愈竣君命所迷臣心敢
違臣竊自念譬委肉餓食之蹊燎羽洪爐之上或軍
卒橫加凌辱臣必死于道途或官司有所覘望臣必
死于囹圄意外羅織何所不至以臣一介之微固不
足卹重念臣母家貧早喪先臣止携一子積麻鬻資
給臣為學維晚年見臣獲第然官小祿薄未酬孝養
狼狽遐方死于患難奉葬無人孤兔無依况臣幸遇

中興之主立賢無方孝治之朝廣愛刑于四海寧肯棄士於怒者使得而甘心者又寧忍視為人之子而不得以為母服耶孰若歸命闕庭控告君父伏望聖慈惻然軫念察臣罪犯即無駐私憐臣母死尚茲暴露免臣更赴靜江甚所命回渙汗思復骨肉願言罔極而欲報倘遂終喪敢謂宜無而反收分甘永棄則是駒犢之慕重于鸚鵡之樂明矣誓畢悽、期達天聽臣又聞昔有投巫水中而人不以為專殺蓋其情本于除害有矯駕君車而人不以為犯法蓋其情出于為親臣書生耳知信紙上之語

稽古典則罪固難逃論人情則理或可恕哀迷迫切言淺不文干冒天威退俟斧鉞

詩

還山招陳希韓

乾坤莽回互日月相盪摩百年終瞬息萬類總么麼是身非吾有造物如吾何觸事會心少幽棲廢興多眷言意所適樂此山之阿脩篁擢新幹老木榮舊柯谷聲傳地籟松韻容天和獨石介而安寒泉淡無波園蔬掇纖嫩名果仍駢羅細着雨花碧卷受風荷隨意坐莓苔絺衣掛薜蘿得酒即酌作詩共吟哦嘯長情浩蕩舞短影婆娑妻孥鹿門趣黃綺商山歌崎嶇路辭遙迢遞誰見過交親憶同調出處矢靡他每憐傷弓禽因感赴燭蛾無心更松試藝趁投戈自覺此身浮相者獲鬢皤人事何時休歸來勿蹉跎

偕學子遊都嶠

紹興十四年秋九月乙巳高登以罪竄容
州明年春戊午到竄所冬十一月壬戌遊
嶠學子李彌章盧大勳李飛英李端禮羅
述蕭巖黃宗之男扶持從遊

甲子歲秋杪負罪西南馳脚歷山萬重身墜天一涯
茅茨蔽聚落培塿圍孤岬何處有洞天玄真之所栖
維南頗挺拔隱：浮脩眉采菊東籬下悠然一見之
欲往覺旌搖兀坐嗟黏繻彼美二三子知我多愛奇
暇日請從我駕言出郊坵秣馬愒短亭稽筭登翠微
天公喜我來閣雨雲垂：坤靈喜我來休壑迴春姿
山禽喜我來上下鳴嚶吟江海喜我來蓓蕋敷南枝

高興

幽尋紀

如許鬱葱瑣烟

誰遣瞿眙徒列此怪狀為

馮賢主人痛 彌年非

我生逢百罹不慕太廟犧况從奪袍簡欣若奪馬羈
投荒得勝踐 與 公宜清芬追六逸餘齡寄三危

明時甘自誓敢

詞暫遊已難得短晷仍易移

山脚趣回馭

意默契歌下思懼遲

準擬供冥搜草木

氣知多少淒入詩人脾

暮途復逢松歸馬四

出沒山光裡烏帽風披

歸途歎

孫吳攄將畧申甫翰王家腐儒要底用歸種東陵瓜

自嘆

平生無技能素業

世期濟唐虞

憤嘗獻瞽言

由此隔

索米無處

梁竦知徒勞淵明奈
窓几羅蛛絲簡編殘

思歸

忽已秋抄言歸欣有期
節物想吾戶青蘂繁東籬
流題白雲子蘸甲黃鵠兒
對此憶羈旅多應歌式微
喜慰倚門心愁消舉按眉
稚子開簷隙透膝牽人衣
歸興念如許兼程猶苦遲
明朝秋色哀烏帽風披

似春閣

一閣寧獨暖萬家方號寒
何當放春去和氣滿人間

留別

丈夫四方志肯作兒女別
顧我差崛強羨君真秀發
道義重千鈞利名輕一葉
壯風吐虹蜺忠誠貫日月
挿劍震肝膽看鏡念勲業
何當拔茅茹同在陳力列

冒寒行風雨有感

號風撼枯枿凍雨凝路塵
乾坤秘日月八荒同一雲
遙知沙漠寒黯淡愁殺人
天涯望不極流淚滿衣巾

陳少陽贈官

憶昔靖康初厄運會中微
嚴警弛邊備長驅來胡兒
堂上搗京闕百萬呼鼓鞞
天地為改色日月暗晦迷
當宁猶未悟聰明遭蔽欺
六賊久盤結如山屹莫移
故人陳夫子忠義根天資
拊髀惜機會禰端良在茲

寧憚攀虎鬚

君東如囚拘

漫不分賢愚

書獄訟簡沉迷眩鉉朱

吾儕沐厚澤顛危合扶持不聞王蠋賢絕脰由布衣
書成數千言揮翰捷如飛明朝伏闕下儒冠翕相隨
种季奪兵權憤痛社稷危抱書丹詣闕慟哭聲猶悲
天意難遽回人心那忍離時雍恣凶暴縱兵欲屠之
馬前森利刃此時命垂絲腰領而不顧相視情怡
帛口僅獲脫好爵安能縻俄起故鄉情各歸天一涯
壯哉歐陽生捨生誠所宜聖主圖興復忠誠蒙殊夷
宸心頃自責疏爵錄其遺君乎死不止泉壤增光輝
兔氣鍾慶雲体魂蒸靈芝言々英列在昭々星斗垂
蘭死則流芳豹死則留皮男兒倘得死一死甘如飴
君死逾生榮我生歎矣為九原如可作微君誰與歸

杜門

故人方謝客為問意如何午枕清風足夜窓明月多
易招惟酒聖難遣是詩魔一榻君家事何妨獨我過

七夕

天道杳難憑人言吁不徑佳期傳七夕歡事污雙星
女駭占蛛巧兒癡話鵲靈我詩非好詆聊與訂頑冥

夢遊故山

風際瞥披鶴雲根杖策鳩幽棲知好在歸夢故難留
山放數峯出泉分一派流把筆何日辦得屋護松楸

送元太

但得身長健何妨鬢已華曾中翻錦繡筆下走龍蛇
作掾只三語讀書空五車卷懷已良計去々卧烟霞

辭餽金

頃罷官臨慶士民丐留不果乃相與持金贐
行動之意既不可却復不當受因請買書
郡庠以遺學者作詩謝之

劉君政成俄及瓜闔境歡謠騰載道民不見吏犬無
聲持以百錢勤父老嗟我官卑志未伸於人何德人
稱好騰牒當途願丐留餽贐交馳雜金寶天涯百指
携空囊號寒啼飢日相惱可取無取未傷廉 念易
汗惟皓不如買書惠泮宮聊助賢侯采芹藻別後
青衿倘見思窓前黃卷宜探討

水漲謝邑宰送米

心知一字不堪煮斲窮年黃卷中食粥由來未為
過儲瓶况乃嗟屢空今君好賢媿韓愈賤子受賜慙

北

盧仝春水從教逸舍此癡兒不復啼門東

中秋對月

繡江榕州 再見中秋月歲去月圓人尚缺相望千里
共婵娟苦恨亭々照離別今夕一樽誰與同孟光舉
按對梁鴻衆雛立侍儼成羽以次持盃壽乃翁乃翁
看月措病目手足頑麻頭髮禿但願團樂三十秋不
計東西與南北

臨別示子姓

不能枉道取富貴是致爾輩愁飢寒頻年別離情更
惡兩地狼狽心何安從人數寄安否問使我相思懷
抱寬平生竊嘆曹家兒臨歧莫墮雙闌干

乞米

臣飢欲死侏儒飽方朔誰憐是歲星館下諸生笑豐
暖江頭漁父誚清醒魯公已作乞米帖陶令旋尋儲
粟瓶親舊依然眼相向故應特地為吾青

覓蠹椽

雪寒官冷家乏薪炭與舒丞懇令長至劈
酒槽 孫處可笑亦可憫也

顧影低徊祇自憐怕寒時聳作詩肩全家食粥已數
月生客無羶今几年君劈槽燒當止酒我知琴爨况
無絃雪中送炭從來事况寫羈躬覓蠹椽

小原欲歸

潮頰香醪暈醉紅鞵敲歸路勒驄水涵萬頃曾孫
椽月逗盈衿少女風大誤平生緣盡足無聊中夜祇

空寸

書空擬將方可難論事直扣天門問化工

立夜道中

黃茅時節瘴烟濃人在山凹第幾重梁竦負才徒感
慨嵇康賦性本疎慵此生自斷天休問吾道 年世
不容會脫幘中还舊隱鹿門妻子慣相從

言懷

歸去東臯獨荷犁 林書卷有兒持一無可意身將
老百不如人心自知夢寐摩挲元結頌經從省憶少
陵詩体膚悟盡天應錯依舊矍然山澤姿

九日

塞雁南飛度戍樓一聲天地有餘秋家連滄海難窮
日人在蛮流欲盡頭莫效涓埃裨國計况無毛髮為

身謀所須菽水能多少踪跡飄然不繫舟

病中雜興

溶、瘴霧暗朝暎咫尺山關踰鬼門疾病年、不相
貸朱顏凋盡赤心存
垂老飄零萬里餘肌膚瘦盡髮毛疎皇恩若許歸山
去豆地雖存不解鋤
不羨雲霄欲網羅百年人物總相磨死如婦耳生如
寄造物從今奈我何

九死窮荒一病翁曉來猶怯北窗風誰知葵藿傾心
切待到日輪升太空
不辭南北歎飄零俯仰乾坤一草亭鳶墮水中從踏
：鴻飛天外自冥：

長袖深藏批救手短筇斜倚作詩肩有時極目睨遼
漢只在孤鴻落照邊

病損腰圍減未休二毛垂領颯先秋夢中却復化為
蝶林下不妨聞聞牛

口腹相煎亦可羞飢來欲食飽還憂一編地下我無
用須學留侯辟穀不

高東溪先生文集

記

象州賢樂堂記

趙史君元信守象臺作堂于郡治西偏標名曰賢樂
且以書來屬僕記之僕謂守所樂不以一己之樂為
樂而以千里之樂為樂珍食爽口樂乎樂穀腹不充
有啼飢者是吾憂也錦衣華躬乎樂乎樂環堵之陋
茅卷風而淋溜雨是吾憂也藟藟高枕樂乎樂潢池
之擾刃揮戈而旗耀日是吾憂也然則彼所謂樂
乎樂一己之樂而吾憂以千里之未得其樂也惟憂
千里之未得其樂是以能使斯民化呻吟而為謳歌
吾然後釋吾憂而与之同樂：民之樂何樂如之若

夫不賢者徒知一己之樂而忘千里之憂則憂將及
已是雖有此其能樂也哉故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
者雖有此不樂也元信治象二年清修饒已惠愛及
人既得其樂矣身雖處于一堂心常存乎千里則
是恤民之深且享茲樂而無愧焉紹興十有五年冬
十二月甲寅漳浦高登記

論

窮論

夫人固窮然後可與語大事窮則守則無羨乎達
則約則約則猶窮時也一失其達則窮自如也若人
也窮達莫得而加損與之有為何往不濟窮則戚
則必至于達則侈則侈則異窮時也一失其達則窮
為累也若人也窮達變化始終推其所為何所不至
嘗聞莊生之言其旁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
公忘其賢而化之矣因生之言而知所謂顏
子之賢蓋回于孔門退然若無能人夫子每以王佐
期之豈非能固窮然後可與語大事耶考其在陋巷
也一簞食一瓢飲此哲人之細事在回若不足道然
陋巷之居顏路猶在回也死路嘗請子之車以為之
椁矣想當時回不獨已能如此往家人皆能忘貧
此其所以為賢而可以為王者之佐今之士大夫修
身齊家仰事俯育之間使父母妻子于而樂不以
窮為恥而今日之事庶可無議嗚呼難哉嗚呼難哉

忠辭

皇朝養士垂二百年羯胡犯順直搗京華捐君父如
路人奉符璽于異姓者皆平時崇資顯秩之人也獨
李公清卿憤襁廢之辱奮所不顧引大義而叱虎狼
雖遭哮噬而詈聲舍胡與命俱絕想見一時精忠裂
眦衝冠干霄貫日凜凜在人耳目間嗚呼古之烈丈夫
也而議者謂公之犯死若未足多兩宮見虜公寔主之
蓋不得不死耳每聞此語輒為拂膺不憚思之知出
于不能死者口而無識者從而和之不能死者忌人
之能死以形已無識者出入四寸而不究忠賢之用
心夫主憂臣辱主辱死臣兩宮屈辱且見襁廢舉朝
之臣宜死之當時如何稟孫觀亦在君側畏懼蓄縮
不敢喘息而徐秉哲王時雍輩方津津然以偽命為
榮不臣之罪合殲厥族噫不議此之誅而貶公之志
其無公論甚矣太史公曰死非難處死者難若公可
謂能處死矣主見虜之謀亦忠于為國屬大勢已去
難以口舌爭之不然則草降功進計不出此耳使聖
人復起按春秋而責公之備不過曰雖智不足以存
君不忍背君而獨存豈容少貶也即作忠辯

小人議

登昨陪祀事獲從台旆出郊見良田沃壤弥漫數里
皆為茂草之區因動君子之懷而與小人之喻嘆息
再三不能已若謂君子喻之稼穡播種耘耔一失
其宜則不旋踵而稿死小人喻之惡草不種自生去
之復蓄况誅鋤之所不及乎此至論也登退念古者

諸侯卿大夫皆有爭臣輒不自揆願畢其說知人之
難尚矣小人無才不足以資其奸詢之以計則得委
之以事則辦故與之有為似君可喜然詭曲奸貪用
心曲折無非已利雖能隨時而為俯仰視人而改態
度而其謬戾之迹有隙可窺願閣下加少察焉無使
聰明為之眩蔽則千里赤子庶幾得以乳其母也不
勝願幸

幕客議

登現漢竇為大將軍請以傳毅為記室崔駰為主簿
班固為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于當世唐鄭從 為
招討使表劉宗龜趙崇為制宮劉崇魯推官李渥掌
書記崔澤支使時北太原為小朝廷憲從 何人乃

能收天下之公選使當時議者謂憲府有文章之盛
太原有小朝廷之稱而况望隆本朝具瞻所屬言動
去取輒為天下重輕豈可不示之以好惡之公耶蓋
今日收拾人才所以備異日為國家用耶固當畧去
位貌推至誠以交豈肺肝俾得以盡胷中蘊蓄氣味
投議論合然後鳶鳳鴻鵠飛鳴不離其羣倘或狂于
人情後寒俊而先貴游鬱公評而徇私禱緩急不得
其力乃有乏材之嘆是猶騁怒蹇于修途服騏驥于
轅下不知抱駿骨而遠逝者不吾得也伏望台慈奏
辟荐奉之際畧加考察恐此曹將來為門下之累人
或得而諶及焉則于盛德所損非細登別無僥覲之
嫌知效誠而已矣取之棄之信之疑之側躬俟命

說

命諸子名字

名字所以相識別未嘗有義自左氏載德命類命之說後世因取義焉如王昶名子以默沉淵深見意于冲虛讓靜謝莊名子以颺肱從淪寓文于風月山水厥趣不同所屬亦異痛念王室陵遲思扶持而一振之左右匡拂以守鴻業然此志未遂天也我以未遂之志命汝箕曰扶字伯起衷曰持字仲安庭曰振字叔昌梈曰拂字季士人字汝而耳聰之汝稱名其心推之勉効兩全之節無使後人笑我昧于知子而遭蛟負山也

戴慥名字

戴氏子從父遊宦就學桂林因諸葛故人求名于僕謂學者誦先王之言而力行之言而不能行無益也行而或畔于其言不可也故中庸曰言顧行：顧言君子胡不慥：爾慥之謂言造也言行相顧則內外進矣敢奉名曰慥字曰子頌所期于吾子將聽其言而信其行可不勉哉

三賢守不貢獻

母后還自女真郡國悉獻典利謂出羨餘而寔于常賦外巧為色目以歛之時降詔褒諭汪泉州具表謝云按籍而權未免陽城之拙有金則貢無煩毛伯之求雖語不忘飄然心知其非而輸之矣南來乃得賢守三道州田如熬昭州林勳容州鄭安恭各以郡小

民貧不忍科罰一無所獻嗚呼賢矣哉

春秋威公不書王

威公初二年書王三年不書至十年復書王十一年不書王至十八年復書王說者紛然皆于義未安如孫胡二家謂元年以天道王法正威公之罪二年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程氏亦謂弑逆者不以三法正之天理滅矣至說十年十八年則又近鑿考春秋書月則書王不書月則不書王明正朔王者之所頒非諸侯可得而自出也於威公書月而不書王威公弑隱自立聖人之意微矣元年書王端本故也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二百四十二年無十年不書王人年而無王則人道滅矣此春秋之法也不當臆說求

封禪

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封聚土也禪除土也
祀天地秩山川之禮也賤儒媚附以七十二君之說
謂告太平之極治曠世之盛典學如退之未免有登
大山鏤白玉之奏嗚呼若孫宣公爽忠矣夫

史記叙教熊羆貅驅虜以戰事

如虜如羆如熊如羆以一人之銳喻獸之猛恐改泉
之師亦如之而史記直謂教熊羆貅驅虜以
戰蓋愛奇而遽及怪異不足傳信聖人叙書斷自唐
虞良有以也

堯不去四凶

四凶小人之有才者也堯固知之然重違衆言或舉

而姑試之或吁而姑置之功罪未明安得而遽去之
至舜然後續用墮矣罪惡之也宜矣

史記湯祝網

天之生物以養斯人先王仁政所以使之咸若禁其
暴殄而已網罟之利以似尚矣夫經去三面知
終日而獲一也且從而祝之曰欲左欲右不用
命乃入吾網近類謂仁非吾聖人之所謂

仁曾以湯之懋德天而謂是區哉後世之君推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者其效此也耶子長
愛奇吾所不取

贊

東坡贊

父兮累削迹千載兮藏遺履屈伸兮固有時媒孽
兮繫誰子忠義兮滿朝廷文章兮照今古此道兮信
未止先生兮烏乎死

鄒正賢像贊

噫宋臣奸在古無有元符太子置諸左右納君子惡
疇其康救公奮不顧乃進善口殺母取子立嬖廢后
欺人則可欺天則不祖宗堯舜陛下桀紂社稷存止
繫陛下手歆謝天下乞斬惇首乃引御衣願終聽受
今我來斯寔公貶所拜公遺像恨生公後念此後人
厥頽胡厚

沈仁傑為祖雲翼寫真

沈子之丹青祖子之儀形高子謂縱極沈子筆端所

傳之妙難狀祖子胸中所思之誠雲翼近作思誠齋

自寫真贊

面兮纖冷鬚兮虬卷性兮火烈心兮石堅有誓兮平
虜無望兮凌烟

又

爾頭甚方爾口甚利以此處世不易不易

銘

卽筒

卽筒出蜀卽縣卽杜詩所謂酒憶卽筒不用沽頃得
之同舍李紫芝為之銘曰漆豫子之身而無思可報
傾程子之蓋而誰與為友杜爾徑寸之口而警所防
一爾終始之節而孤其守孰若與高子斟酌獻酬而

陶：於無何有也

方竹杖

噫其節高兮曰高其摻堅兮曰堅其中虛兮曰虛其
外圓乎曰圓然則胡為而圓今此君能方矣蓋其德
也全聽琴橫膝望月倚肩與高子兮周旋

慎獨齋銘

靖康初高子以少故去賢闕僦居景德僧寺兀：終
日咄、書空因揭慎獨額間為之銘云其出戶如見
賓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愧于景其寢無慚於衾請
事斯語無怠厥終

但雲翼思誠齋銘

天真無營其于有生如水之清如鑑之銘人偽既分

表厥所存如水之渾如鑑之昏性天物理以此揆彼
微風不起纖塵不止水澄鏡靜乃臻泰定由庸作聖
與天地並

李生晞顏齋銘

斷：洙泗之間從游至于三千回終日而如愚夫子
乃獨稱其賢謂克己以為仁固他人鮮儼焉有若無
寔若虛過不貳而怒不遷始而若卓也歎乎高堅前
後終而庶幾也同乎步趨遲言惜未達夫一間而天
遽奪之年惟微言與懿行粲日星乎簡編希賢之人
亦願徒視斯銘而勉旃

紹興甲子得鄭公介夫硯銘曰

我思公不可見如見公以斯硯之堅公之剛我之

頑雖萬磨而莫變

遺諸子硯

人以田我以硯遺爾箕意可見扶持振拂各一箕
裘庭桴皆小名也

朱黃雙硯

日月如梭文籍如海探討不及朱黃敢息

行硯

世路難人心異惟石交不相棄

埋銘

耳聵目昏顏凋髮禿有兒歸葬蟠山之麓藏焉息焉
以坦吾腹

先生深衣帶史邦彥隸

先生法服以飭乃躬惟言與行厥戒攸同

先生與史簡云近作深衣銘歆書諸紳幸以十六
字寵貴之如佩長者之訓也

但中庸黃州人

計又可速亦步亦趨周旋中禮神尼之後

李希旦 辰州人

莊手重足前後襜如服先王服為君子儒

姜巖 漳州人

忠信篤敬可行蠻貊宜哉書紳務以稱德

長子扶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李恪 南雄州人

有己之私為己之累克之者誰希之者是

羅述 容州人

才以德將道由道致勿驕勿畫斯無不至

倬 賀州人

養心莫善閉邪以存反身而誠入自仁門

盧大榮 容州人

心存九思身加三省靈源既通物醫自屏

但南紀黃州人

性習或偏佩韋佩絃務遠厥中則罔斯愆

李 年大名府

學歆自張德宜有力世故科紛莫回所執

李飛英 府人

業患不精行患不成宜取四重宜去四輕

趙善謨

萬善最樂作德日休學問無他放心是求

蘇鑿

泉州人丞
相顯之孫

服以章德學以美身學務知敏德乃日新

歲

言歲

四十無聞一命而區涉世尤踈多睽少與區之效忠
浪費言語盜憎主人怨汝罵汝

容州索告勅

昔與今取黃紙白後兩手分付恰似不曾

詞

多麗

問世偶然據臂來遊何須恁乾
角抵又成冷笑
俳優且寬心待他天命謾鼓舌誇吾人謀李廣不戾
劉蕡未第十年公論合誰羞往矣瓦飄無意甌墮懶
回頭真堪咲直鉤論議圓柄機籌幸斯道元無得喪
壯心豈有沉浮好温存困中節槩莫冷落窮裡風流
酒滴真珠飯抄雲子醉飽卧信緣休歸去也幅中談
咲卒歲且優游循環事亡羊須在失馬何憂

既即歸

遇武仙縣謁計宰
不遇作此寄之

武仙花縣謁鳧仙急招橫渡船重門畫掩訟庭閑虛
簷群雀喧金屋畔玉欄邊新春苑李妍主人情重
客無緣銷兔空黯然

驀山溪

容州病起作

黃茅時節病惱南來客瘦得不勝衣試腰圍都無一
搦東籬興在手種菊
晚艷泛新萼誰道乾坤
窄百年後樂事
難得短髮已無多更何勞霜
風染白兒曹齊健扶
一翁孱龍山帽唱池中歸路
從歌側

行香子

瘴氣如雲暑氣如焚病輕時也是十分沉疴惱客罪
苦索人歎檻中猿籠中鳥轍中鱗
休負文章休說徑
偷得生還已早日猶羨花照影筇竹隨身奈沈郎
潘郎老阮老貧

漁家傲

紹興甲子潮州
考官作

名利場中空擾二十年南北東西道依舊綠山塵撲

帽空懊惱羨他陶令歸來早
歸去來兮秋已杪菊
花又遶東籬好有酒一樽開口笑
雖然玉山猶解花
前倒

好事近

黃義卿画帶霜竹

瀟洒帶霜枝獨向歲寒時節觸目千林憔悴更幽安
清絕
多才應賦得天真落筆驚風葉從此綠意深
處有一梢秋月

再和錢別

送客過江村况值重陽佳節向晚西風蕭瑟正離人
愁絕
尊前相顧惜參商瓶一字十分蕉葉回首高陽人散
負西樓風月

又和紀別

飲興已闌珊正是揮毫時節霜幹銀鈎錦句看壁間
三絕西風特地颯秋聲樓外觸殘葉匹馬翩然歸
去向征鞍敲月

浪淘沙

王宰母生日寓居
道州勉其來富州

璧月掛秋宵丹桂飄廣寒宮殿路迢迢試問嫦娥綠
底事欲下層霄蘭玉自垂髻拜命當朝神仙會裡
且逍遙分取壺中間日月來伴王喬

西江月

渺：西江流水翻：北客征帆清秋月影侵人寒雲
淨碧天澄淡飄泊道途寒落味慵鬢髮鬢髮送來
涉世戒三緘只好隨時飲啖

南歌子

菊撼黃金嫩盃傾琥珀濃良辰何處寄萍踪短艇飄
一葉浪花中鳳闕遊娃館幽坡賞梵宮當年樂
事搃成空目斷天邊想像意何窮

好事近

富貴本無心何事故鄉輕別空惹猿驚雀怨誤松蘿
風月囊錐剗張出頭來不道甚時節欲命巾車歸
去恐豺狼當轍

啓

謝賀州張守

伯樂去而亢馬空敢希回盼象罔來而元珠得寔出
無心收錄雖後於衆人褒掄特過於常分伏念某稟
賦不厚矯拂難勝鐵心石腸誓將堅守奴顏婢膝固

所羞為此意太高于時寡合屬主張于公是肯願望
而詭隨念以直道而事人誠心無愧謂居下流而訕
上俗子無知有如皎日之明猶畏鑠金之衆慮莫逃
于譴黜矧有望于荐掄淺陋曷取其該通彘愚近類
乎剛直過情得譽何 歸思此蓋伏遇知府朝議忠
厚持心清修飭已分憂南服得諸侯之寶三儼美古
人有君子之道四煌：知燭汪：量陂是俾寒微例
歸陶冶某謹當俯思勉勵仰稱品題雖拜官于公朝
未答私謁既待我以國士敢負深知

謝李察院

中興賴賢哲勢有甚于救焚多故延英髦義莫先于
推轂俯收實用仰副虛懷遽及妄庸第深慙感伏念

某技窮鼠本仕困漁竿遭鬼柳榆信天拂亂搯牛刀
于室忽羊豕之再期善最無聞考宜書于下：夫
愚有等人僅品于中：分甘艱險之脩嘗敢以功名
而自許念從委質憤不戴天區：三戶之心碌：百
僚之底梁子徒勞走州縣嗟十年其猶初蕭生不得
行胸懷雖百歲而何益恥深未雪計大難論膂力要
及于方劉股掌豈容以久玩黃袖欲曉起運甓之几
回白羽何時遂建旣之一快夫心勿貳報國無從切
軫贅旒尚希連茹此蓋伏遇提刑察院學通今古言
合忠嘉道直時繕行高衆忌初 捨人云李葵安
肯來暨覩星旌自謂下惠未可去果蒙識察首預薦
揚某敢不勉思徑綸停期奮發取諗人而昇豺虎大

開公正之途挽天河以洗甲兵旋致隆平之治

附錄

朱文公奏狀乞褒錄高東溪忠義臣猥以微賤備員
偏州仰体聖朝收 褒獎之意思竭駑鈍仰報萬分
故于 聽訟決獄之際不敢不盡其愚今幸踰年目
前人戶此少曲直粗得其精獨有事在數十年之前
而其枉直之分舉錯之重或非州郡之所得為者則
在臣之職不敢不具以聞伏惟聖意特垂聽察臣伏
見本州漳州人故迪功郎高登資稟忠義氣節孤高
少游太學值靖康之禍與陳東詣闕上書力陳六賊
之罪且言金人不可和狀至紹興間廷對力陳闕失
無所顧避覆試官忌其直舉為下州文學高宗皇帝
嘉其忠而收之調靜江府古縣令是時秦檜當國帥

臣胡舜陟以其父嘗宰是邑欲為立祠以悅其意而
登獨持不可舜陟欲以危法中之召致獄官驗問訊
掠訖無罪狀可書後為潮州試官又使諸生論直言
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沴之所由檜聞益怒以為陰
附趙鼎削官徙容州以死檜沒之後諸以口語為檜
所陷者高宗皇帝深察其冤巨細存亡無不甄錄而
登以遠下人士獨無為言之者至乾道間近臣梁克
家等始援紹興二十六年赦書以請而有司拘文廢
格勿下近歲守臣傅伯壽又嘗具奏如前然今亦已
踰年未奉進止是使登以抱恨終身垂五十年而姓
名猶在罪籍未蒙昭洗雖其孤忠自信獨立不懼精
爽凜然必不以此為悔而在聖朝伸冤雪枉勸善懲

惡之意則議者猶切恨為臣幸得蒙恩假守其鄉目
覩茲事若又緘默不能具以上聞則雖萬被誅戮不
足償罪是以敢冒言之伏惟陛下御極以來虛心克
己容納盡言△△竊揆聖志如登之忠直宜在矜獎
欲望時發德音復其官秩略加褒錄以慰九泉且使
天下之欲為忠義者知所勸慕誠非小補

東溪高先生祠記

先儒朱文公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
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
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
起也夫孟子之于二子其論之詳矣雖或以為聖之
清或以為聖之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

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為此言
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何哉孔子道
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
潔行高而跡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然則
二子之功誠不為小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矣臨漳
有東溪先生高公名登字彥先靖康間遊太學與陳
公少陽伏闕拜疏以誅六賊召种李為請用事者欲
兵之不為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
論不合去為靜江府古縣令有異政帥守希檜摺其
過以屬吏會帥亦以諛死獄中乃得釋被檄試進士
潮州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問闈浙水沚之
所由而遂投檄以歸檜聞大怒奪官徙容州公學博

行高議論慷慨口誦指畫終日哀々無非忠臣孝子
之言舍生取義之意聞者凜然竄動神竦其在古縣
學者已爭歸之至是生徒益盛屬疾作自作埋銘
召所與遊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奮髯張目而逝嗚
呼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雖其所學所行未盡合
于孔子然其志行之卓然亦足以為聖者之清而使
百世之下聞其風者有庶頑立懦之操則其有功于
世教豈可與夫隱忍回互以濟其私而自托孔子之
中行者同日而語哉公歿之後三十年延平曰君澹
為郡博士乃始求其遺文刻之方版又肖公象而奉
祀之以風厲其學者 郡人王君過來求文以為
記屬予病未及為而 今太守永嘉林候元仲

至則又與王君更以
之節既如彼而諸賢
立之意又如如此則予文之陋
誠不直久以疾病為辭強起書之辭不達意林侯試
為刺之陷置祠壁漳之學子與凡四方之士往來而
有事于此者讀之果能有所感慨而興起乎哉淳熙
丁未秋九月甲寅新安朱熹

東溪高先生言行錄

高先生諱登字彥先漳浦人宣和間為太學生紹興
元年正奏名初調賀州富川簿再調靜江府古縣令
後奪官竄容州卒公生十一歲而孤讀書日誦數
千言及長究極理義持身勵行既冠遊太學交遊皆
一時之秀靖康虜犯京師六館之士皆遁去公曰君

在可去乎與陳東等詣闕上書乞斬兵賊時廷臣復
建和議割三關奪李綱等兵權軍民不期而會者數
萬王時雍縱兵欲殲之公等一十人屹立不動時方
擢吳敏張邦昌為相敏又言相李邦彥無辜乞復用
公于二月十六日登聞檢院上書不報二十二月又
上書又不報紹興二年上駐蹕臨安公以十事投時
相不行遠于廷對盡言之初考官林叔豹得之喜曰
非巍科莫處之覆考官忌其直例作文理紕繆與陳
之茂等一十九人授下州文學尋有旨附第五甲
公任富川簿憲使聞其名檄讞昭賀廣籐潯梧獄尋
拜賀州獄事有囚殺人甚明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為
公曰陰德豈可有心為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

殺之寃何時而銷秩滿士民相率餽錢五十萬太守
勸其受公辭之不可遂請置書藏于學紹興八年赴
都堂審察遂上皇帝書及時議六篇并序上覽之索
六議送中書秦檜怒其議已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
縣令

公至靜江府帥沈敏曰何以治古縣公條十餘事沈
曰是古人之政今人之詐恐不可對曰忠信可行蠻
貊謂不能行是誠不至耳但某不差人下鄉亦願公
不差人下邑沈曰謹受教

公以廉勤公仁四字自誓寬期限以追呼新黌宮以
勸學吏無所容其欺風化盛行不嚴而治縣有豪民
秦瑰習惡怙財縣官悉為所制一日瑰乘間言及公

事公不從瑰宣言縣令止有一年半汝不知古縣有
秦大虫耶會復有訟瑰者公申郡及諸司以真于法
瑰不勝其忿以死行道之人莫不欣悅

時胡舜陟帥靜江為公曰古縣秦太師之父舊治太
師生為宜立祠公曰檜為相亡狀祠不可立胡拂然
曰汝欲為好人耶

公母病甚申乞尋醫不待報檜怒奏請旨諸路提刑
根捉送靜江府勘舜陟徑譴健卒至漳浦捕公時太
夫人已死舟中公聞有捕命即瀆水次屬之家人航
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以終身上覽而憫之送中
書施行公友人有為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于
上庠倘一見之終身事無憂矣上書徒尔也公曰某

知有君父而不知有權臣既而中書奏無納官例送
理寺下靜江府獄公號泣而歸檜密捕不獲葬母畢
詣靜江府勘所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得事白以聞
勅還家

公至廣漕司辟拆歸善令其秋考試潮州公憤權臣
專恣出題皆據經史語以諷題目出直言不聞深可
畏丞相趙鼎時在潮謂公曰天下主文者多矣未有
如公忠誠愛君者留話終日郡守即馳以達檜令
理寺坐以舜陟所奏且奏云雖屢經赦宥然情重法
輕取特旨編管容州自是天下以言為諱南省互揭
公名以為考官戒
初公出潮陽試院遂歸舊隱與學者誦論忽州遣使

臣謝大作時省符至公讀畢即拜謝上馬謝曰少力
告家人無害也公曰君命不敢稽遲遂着鞭而行謝愕
然比夜巡檢領百士人復至兵刃森列公曰朝廷若
賜死亦常拜勅而後就法謝感公忠義為之泣下以
死捍之

公至容州種蔬植竹為終焉之計四方士執經者數
百人公講公中庸大孝之道方教行窮微而公薨矣
是歲紹興戊辰也先是三月朔公得寒熱疾吟詩曰
瘴侵玉骨終難起兔斷巫山永不歸閏八月初三日
公口誦埋銘與通守黃勳曰耳聾目昏顏凋髮禿有
兒歸葬蟠山之麓藏焉息焉以坦我腹公命其子扶
執筆寫帖子榜廳事曰奉先生遺訓不受僧道紙薦

又命欽以深衣幅巾太帶語出處行藏及天下大計
凡數百言不一及其私也

公又謂扶曰我死在明日申刻至期屏去妻子焚香
端坐正中整襟拱手瞪首鬚髯開張溘然而逝時及
申矣有星如火自寢堂飛出向西冲天而去鄰舍及
左右皆見之驚呼敲振閭里孳生林棹為叙其出處
楊汝南陳景肅皆師之澹庵胡銓為作忠辨晦庵宋
文公守漳日為祠堂記紹興辛亥文公復請于朝八

褒錄忠義

漳郡志高東溪先生傳

莆田周瑛

高登字彥先號東溪漳浦縣人也少孤力孳持身以
法度宣和間金滅燕師漸南向國勢危急徽宗禪位

欽宗立金人犯京師上皇出走登時為太學生謂國
家為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勳所誤請誅六
賊以謝天下時宰臣李邦彥等專主和議奪紳師道
李綱兵權登與陳東再詣闕上書軍民不期而會者
數萬帥臣王時敏惡其阻和議欲縱兵盡殲之登等
十人者屹不為動既而李邦彥罷吳敏相與張邦昌
再謀起復邦彥登復上書曰陛下自東宮即位意必
能為民興除大利害踐祚之始兵革擾攘朝廷政事
一切未暇人翹足以待事息而覩維新之政奈何
相吳敏張邦昌又納敏黨與之言播告中外將復用
李邦彥道路之人無不飲恨而去是陛下大失天下
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太上皇久處邦彥于政府

紀綱紊亂民庶愁怨方且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大禍倉皇南奔不獲寧君主辱臣死此曾當蓋伏誅今乃偃然自恣朋比為奸蒙蔽天日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將以陛下為不明之君人心自此離矣又曰臣以布衣之微賤臣言宗社之存亡未可忽也繼是書凡五上皆不報因乞南歸忽邦昌邦彥各與遠郡一時小人相繼罷斥偶與所言合者十七八登喜曰是可以盡言矣後為盡書論敏未罷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乃與林邁等請隨駕隸聶山帳中帝不果出金師退敏遂諷學官羅織登等屏黜還鄉高宗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廣州富川主簿憲董弁聞其名檄讞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自舍法罷其田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孰與養士急登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登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耳既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卒從之捫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免曰陰德可為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為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而消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餽錢五十萬不告姓名既而白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錢無所歸請置于學買書以謝士民歸至廣會新興大飢帥連南夫檄發廩賑濟復為廩于野以食之願貸者聽所全活萬計歲遭大稔而

名檄讞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自舍法罷其田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孰與養士急登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登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耳既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卒從之捫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免曰陰德可為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為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而消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餽錢五十萬不告姓名既而白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錢無所歸請置于學買書以謝士民歸至廣會新興大飢帥連南夫檄發廩賑濟復為廩于野以食之願貸者聽所全活萬計歲遭大稔而

償亦及數民投牒願留者數百輩因奏辟終其任召
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帝覽而善之
下六議中書秦檜惡其議已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
縣令道出湖州湖州汪藻館之留與修徽宗實錄固
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登曰但意未欲耳遂行廣西
帥沈晦問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晦曰此古人之政
今人作疑不可行登曰忠信可行蠻貊謂不能行誠
不至耳縣豪民有秦瑰者武斷鄉曲持吏短長號秦
大虫邑大夫以上皆為所屈登至頗革舊習登喜其
遷善補以學職他日瑰有請屬登不從瑰怒謀中以
危法會有愬瑰侵貸學錢者登面數之瑰聲氣俱厲
登叱下因白郡及諸司寘之法瑰忿而死一郡稱快

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寘生太師于
此盍祠之登曰檜為相亡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
秦瑰事移荔浦丞康寧以代登以母病去舜陟創
檜父祠而自為記且誣以專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
舜陟遣健卒捕登屬登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詣
闕上書求納官贖罪帝閱之故人有為右師者謂言
丞相自云嘗識君于太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憂上
書徒爾為也登曰某但知有君父而不知有權臣既而
中書奏無納官贖罪仍送靜江獄登歸葬其母訖詣
獄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昭白廣漕鄭昂趙不
棄辟揖歸善令因差考試登摘經史中要語命題使
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災之所自時丞

相趙鼎在潮謂登曰天下主文多矣未有如公忠誠
愛君者郡守李廣文即馳以達檜怒坐以前事取
旨編管容州初登出潮陽試院遂歸漳浦與學者講
論忽漳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登讀畢即上
馬大作謂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也
遂着鞭而行比夜巡檢領百卒至登曰若朝廷賜死
亦當拜勅而後受法大作感而泣下叱巡檢曰省符
在我手無他語也汝欲何為鬲不棄亦坐鑄一官登
至容種蔬植竹以為終身計人事一不介意惟聞朝
廷所行事小失則顰蹙大失則慟哭容窮微聞登至
執經相從者數百人登為講明大學中庸方教行而
疾作矣以紹興戊辰歲卒于寓舍有巨星如火自寢

室中飛出向西北去公初得寒疾自知不起自作埋
銘曰耳聾目昏顏凋髮禿有兒歸葬蟠山之麓乃召
所與遊及諸生訣別其子扶請灼艾公曰無益也命
止此矣適黃通守勳至曰彥先怕痛乎公曰某嘗獻
瞽言刀鋸鼎鑊且不顧此何足畏但無益耳因命扶
執筆寫帖榜于廳事云奉先人遺訓不受僧道薦拔
之類及命歛以深衣幅巾大帶其他語出處行藏及
天下大計累數百言不一及其私也登少孤事母至
孝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奉晨羞忽有白魚
躍于舟母病思鹿肉忽有虎啣鹿置于門而去事見
孝順實其學以慎獨為本所著有家論等篇及東溪集若
干卷胡澹菴嘗為忠辨朱文公嘗為祠堂記及守漳

復奏乞褒錄得旨得承務郎

國朝成化間本縣舉人吳震請于朝立祠本邑有司
春秋二祭

論曰朱文公記高東溪祠堂曰孟子云聖人百世
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
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孟
子之于二子其論之詳矣雖或以為聖之清或以
為聖之和然又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于
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為此論乃以
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何哉蓋孔子道
大德中而無跡故學之者終身鑽仰而不足二子
志潔行高而跡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然
則高東溪者其志潔行高而跡著者乎其學者一
日感慨而有餘者乎雖然無跡其至矣有跡其次
也自有跡求至于無跡斯可謂之善學矣

東溪高先生文集叙

余官於漳嘗閱漳志見漳之先輩作
于兩溪者有二氏焉其一為陳氏安
卿以道學作于漳溪之北蓋龍邑人
也其一為高氏彥先以節介作于漳
溪之東蓋浦邑人也嗚呼漳之為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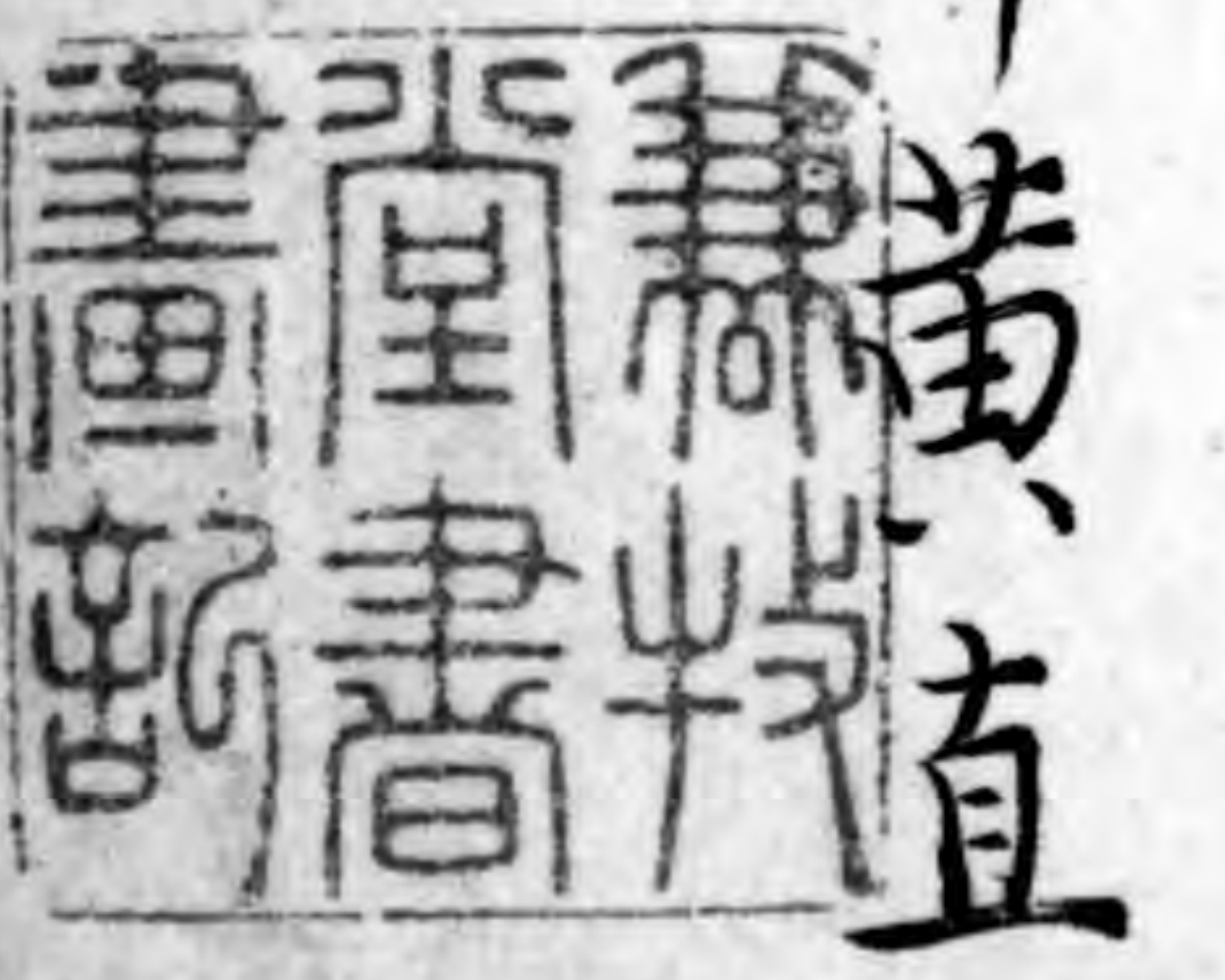
入職方千餘年于茲矣然自宋以
前尚不逮于

上國入宋而二氏作于兩溪而漳遂
聞于天下然則漳雖巨郡可無兩溪
也哉兩溪之上可無二人也哉雖然
北溪以道學顯者以有考亭為之造
就也東溪以忠義^著慕者以有考亭為
之表章也北溪生與朱子同時故朱
子出守漳日遂與北溪講明道要之
要而北溪因得有所成就要其終身
造詣雖未必與黃勉齋諸公埒而考
亭之學有以夫明于海濱者寔惟北
溪是賴焉東溪則生于朱子之先朱
子之在漳也嘉其孤介之行乃為之
請于朝乃為之記于祠嗚呼東溪之
節前此尚闇也逮朱子表章之而
其節益光殆信于天下後世的然而
無疑矣嗟夫漳之為郡有七邑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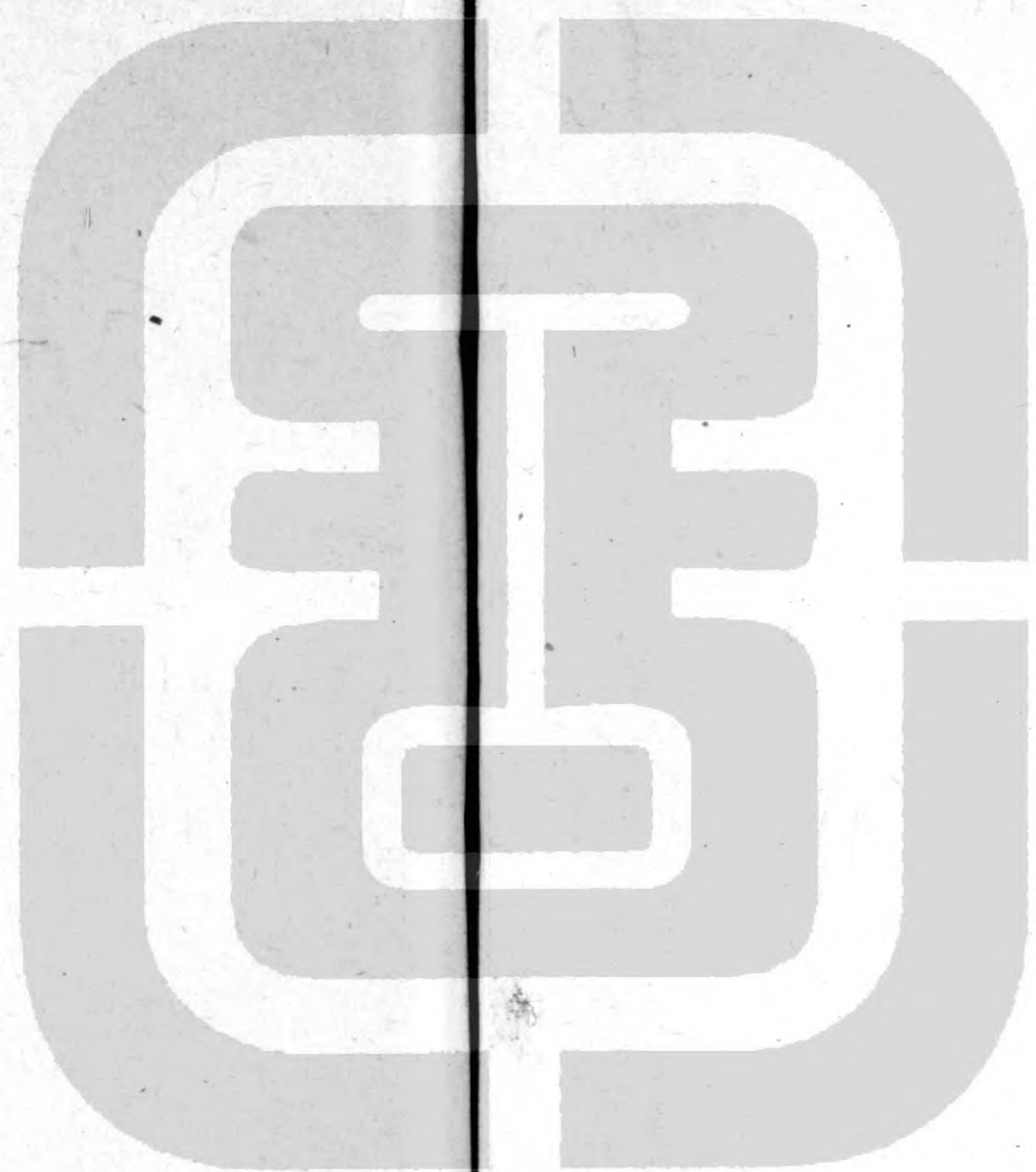
邑人士吾不知其幾千萬也其間豈
無忠信之士挺出之才天資可以入
道節義可以勵俗者哉特自考亭以
後此學不講而世之人士往往從事
俗學以趨富貴奢逐時好以取功名
不得師友為之依歸而泯々無成者
殆有莫知紀極焉者矣奚啻漳土為
然哉使繼朱子而牧斯土者皆此
心此學安知漳之人士有不道北溪
介東溪而興起焉者乎抑安知其不
由西溪而考亭而瀛洛又將有逢于
是焉者乎無亦向在上者有以佐之
而已矣愚故于刺東溪之集不獨為
漳人望亦以為吾守令者望也

嘉靖五年丙戌菊月留日卓峰

序



道光二年冬十一月濮陽葉志洸借鈔
校一過



辛卯清和朔石渠校一過



